

紅樓研究小史稿

郭豫适 著

红楼研究小史稿

(清乾隆至民初)

郭 豫 适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从经
封面设计：乐秀镐
封面题字：钱君匋

红楼研究小史稿

(清乾隆至民初)

郭豫适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2,000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书号：10078·3074 定价：0.52元

序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自从它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开始流传以来，虽然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禁毁，但在人民中间，它一直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深深的热爱。

二百多年来，从旧社会到新中国，各个阶级都对这部小说发表过评论，专门研究《红楼梦》者历代不乏其人，评论、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形式多样，数量很大。清朝乾隆以后，喜爱和研究《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一般称之为“旧红学”。五四时期以后，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唯心论进行批判以后，《红楼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廓清尚有待于时日，它的残余影响所至，《红楼梦》研究中也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东西。总之，两个多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进步和反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斗争。《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具有很丰富的内容，是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总结的。

清理《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过程，批判地总结《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经验教训，包括批判地阐述《红楼梦》研究过

程中唯心论的各种形态及其演变，对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和古典文学，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可惜我们对这个课题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直到今天，我们不仅还没有一部关于《红楼梦》研究史的专著，甚至连一般的介绍《红楼梦》研究历史的专篇文章都很难看到。我们希望，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同志能够重视这个课题，在这方面写出一些好著作来。

我献给读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史的书，只是一个极其粗略的稿本，它远不是一部系统性学术性很强的著作。笔者的目的，只是想用不多的篇幅向一般读者评述一些《红楼梦》研究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使读者约略了解两个多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历史的一个轮廓。同时，如果这个工作能够引起或促进更多同志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使读者在我所写的粗浅的小书之后，得以读到专门家所写的更为系统、更为精美的《红楼梦》研究史方面的论著，那么，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我这本小书也就算是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了。

以上讲的是编写本书的一点愿望，下面简单地谈一下本书编写的体例、原则和经过。

（一）关于本书编写的体例。《红楼梦》评论史上有关的著作和材料实在太多，如何恰当地选择、组织，很不容易掌握。笔者基本上采取依时分章、举例评述的方法。但有时为了组织材料和评述的方便，便把内容或形式比较接近的著作和材料放在一起，而不严格按照时间的先后，所以书中有些章节时间有交叉，有时同一章节内时间上也有提前或挪后的情况。举例介绍，一般是选择比较著名、影响较大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

作和材料(包括正反面)。评述则视具体情况,或详或简,有时分析评论较多,有时则只是归纳、串联而已。笔者学力浅薄,见闻有限,挂一漏万、选择不宜和评论失当之处均所不免,敬希读者教正。

(二) 关于本书编写的原则。二百多年来,评论《红楼梦》的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至于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更是各色各样,有落后、反动的,有进步、革命的,有唯心的、荒谬的,有唯物的、比较合乎实际的。笔者主观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作比较客观的评述。对基本上好的进步的作品,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或错误之处;对基本上落后或坏的作品,在批判的同时,也适当地肯定其实际存在的一些可取之处。有些《红楼梦》的研究家,研究《红楼梦》多年,所发表的观点前后有变化,本来在一般文章里只引述其最后观点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历史,所以该作者何时是什么观点,何时又是什么看法,均依本书评述某一时期研究情况的需要,据实介绍该作者在该时期的评论。凡此等等,都是为了尊重历史。当然,主观上希望实事求是,希望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决不等于实际上就已经做到。实际上究竟做得如何,也只能有待读者评论了。

(三) 关于本书写作的经过。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笔者为了本校(当时称华东师大)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与评论”课程教学的需要,曾经编印了一本《红楼梦研究简史》讲义。后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增补、删削和修改的工作。本书基本上即由那本讲义发展而来(现在先发表的是相当于讲义的前半部分,其后半部分俟继续修改),从篇幅上说已

增加了不少，但从其他方面看也不见得有多少长进。考虑到目前《红楼梦》研究的园地上还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著作，便把这个粗疏简略的本子拿出来发表，或者聊胜于无，使爱好《红楼梦》的读者增加一点关于《红楼梦》研究史的知识，并借此向更多的同志求教。同时，也是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一点心意。

我当年编写那本讲义以及后来继续进行修改工作的过程中，校内校外的一些师友和同志，都曾经给我鼓励和帮助。笔者编写这本书的工作，固然离不开多年来许多人研究《红楼梦》已得的成果；即如这些年来有关同志辛勤编辑、出版的一些资料书，如《红楼梦书录》（一粟编，1959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增订版）、《红楼梦卷》（《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种，1963年中华书局版）、《红楼梦问题讨论集》（1959年作家出版社版）、《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等，也使我得到不少方便，获益不少。在此谨向对笔者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致衷心的感谢。

一九七八年八月

引 言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①《红楼梦》开始以抄本在社会上流传的时候，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而又热烈的欢迎，而且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人们研究、评论它的兴趣。小说作者的同时代人“脂砚斋”在抄本《红楼梦》（初名《石头记》）上就写了不少评语，后来有些人甚至把研究《红楼梦》当作一种专门的学问，提出了“红学”这个称呼。据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李放《八旗画录》注）。民国初年，还有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谈）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②

原来，这位先生开了一个谜语式的玩笑。经字的繁写是“經”，“經”字去掉“一横三曲”之后，不正是一个“红”字吗？我

国古代一般是轻视小说的。《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正是“可观者”之外的第十家。在世俗“好讲经学”的情况下，这位先生居然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把“红学”和“经学”相提并论，应当说他这个认识还是颇有见地的。

据现在所知，“红学”这个词是光绪初年一些“京朝士大夫”提出来的。当然，评论《红楼梦》的工作，实际上是开始于曹雪芹的同时代人脂砚斋在小说抄本上所作的批注。

脂砚斋的评注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是难于确切地知道了。不过，第一回脂评有一条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③这里提供了“壬午”这个具体的年份。壬午是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七六二年，但“壬午除夕”已进入公元一七六三年。大家知道，脂砚斋多次评阅过《红楼梦》，他的评阅工作是曹雪芹在世时早就开始的，所以根据这条材料，我们可以断定，脂评开始的时间至迟应当是早于一七六三年。即使从那时算起，《红楼梦》的研究也已经有足足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二百多年的《红楼梦》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从清朝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是前一个时期，从五四时期以后是后一个时期。

从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时期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论文字（包括专文、专书以及有关传说材料等），数量很多。这些文字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

（一）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诗歌和杂记。这些文字

散见于乾隆嘉庆及以后各个时期的诗文集和笔记中，如敦敏的《懋斋诗钞》、敦诚的《四松堂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永忠的《延芬室稿》、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袁枚的《随园诗话》、裕瑞的《枣窗闲笔》、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汪堃的《寄蜗残赘》、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张问陶的《船山诗草》、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邹弢的《三借庐笔谈》、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茶香室三钞》，以及不知作者的《乘光舍笔记》《谭瀛室笔记》和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徐珂的《清稗类钞》，等等。

这类文字，有的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敦诚等人寄赠给曹雪芹的诗，有的是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种种记闻。这些记闻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或则提供了有关曹雪芹及其著书情况的点滴材料，或则记述了《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社会上的不同反映，有热情的赞美，也有恶毒的诅咒。敦敏《懋斋诗钞》、敦诚《四松堂集》中有关曹雪芹的诗和诗注，在这些文字中最重要的，价值也比较大。^④

(二)《红楼梦》(或《石头记》或《金玉缘》)上面的批注。这些批注可分两种，一种是抄本上的脂砚斋评，一种是清朝道光前后“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人附在各种《红楼梦》本子上的评点。

这一类批注或评点的文字，是旧红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脂砚斋评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评论，其中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封建性的思想糟粕，但有些内容和材料对我们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小说的过程，以及《红楼梦》八十回后情节内容的线索，是有用处的。至于王雪香、张新之、姚燮评

点《红楼梦》的文字，其篇幅比脂评要庞大得多。他们不是象脂评那样，针对小说中或人或事发上几句议论或感叹，一般只是三言两语、数行即尽，而是详细评点、尽量发挥。在那大量的评点文字中，虽说也有一些比较合乎实际的评论，但封建性的说教和唯心主义的糟粕很多，其中张新之的评点最为牵强附会，非常荒谬。

(三)评论《红楼梦》的专书。如清朝时期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裕瑞的《枣窗闲笔》、“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说》、“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以及民国初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等。

这一类文字大致又可分为两种，《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说梦》、《梦痴说梦》等是随笔式的评论，《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索隐》等是索隐派的作品。随笔式的评论之中，《梦痴说梦》最为荒唐；《红楼梦偶说》篇幅较大，多系平庸的说教；《枣窗闲笔》是一本专论《红楼梦》续书的书，但其中有涉及曹雪芹的材料，在批判续书中表现出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敬意；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主张《红楼梦》是写金陵张侯家事，这是附会的说法，但书中也有一些记述曹雪芹的材料。其中《枣窗闲笔》指出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的原作，这在当时来说，真可以说是卓见。

至于索隐派的著作，一般地说，比起随笔式的评论著作来，篇幅要大得多。索隐派著作也是旧红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索隐派红学，主要就是指这类著作。《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索隐》《红楼梦释真》，对于《红楼梦》所“隐”究系何

人何事，具体看法虽有不同，但都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可以说是同属附会学派。索隐派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方法，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四)评论《红楼梦》的专篇论文。如清朝光绪年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民国初年成之的《评红楼梦》、季新的《红楼梦新评》、钱静方的《红楼梦考》等。

这一类文字，在《红楼梦》前期的研究中比较后出，数量也不象评点派、索隐派的著作那样大。其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的第一篇全面论述《红楼梦》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长篇论文，其中对文学的特点的论述和对“影射”说、“自传”说的批评是颇有见地的，但这篇论文的基本思想是消极颓废的。它提出《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叙写“人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道”，这是对《红楼梦》的根本性的歪曲。《红楼梦评论》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产生了消极的思想影响。成之的《评红楼梦》和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就论文结构本身来说远不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那样完整、严密。成之的论文，其基本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的翻版。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民国初年这类文章的出现，标志着除了地主阶级之外，资产阶级也进入了《红楼梦》研究的领域，并且利用评论《红楼梦》从思想文化上来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了。

现将上述一百多年《红楼梦》研究的情况和著作，分为七章依序写在下面。

①《京都竹枝词》：“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作鬼且神仙。开谈不说

《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做阔”下原注云：“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红楼梦》”下原注云：“此书脍炙人口”。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京都竹枝词》中的“时尚门”，转见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出版一粟编《红楼梦卷》（《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种）第二册。按，据光绪年间新刊《红楼梦偶说》“草舍居士”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自序云：“《红楼梦》之脍炙人口也，故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末句文字稍异。

② 均耀《慈竹居零墨》，载《文艺杂志》一九一四年第八期，转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按，《红楼梦卷》作“系少三曲者”，“三曲”似应作“一横三曲”为是，“一横”二字想系漏排。

③ 关于曹雪芹的卒年，研究《红楼梦》的同志有异说。一说是壬午年，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壬午年除夕那一天已进入一七六三年；一说是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癸未年除夕那一天已进入一七六四年。

④ 文化革命期间，吴恩裕同志《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载《文物》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吴世昌、徐恭时同志《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载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一九七四年八、九月号增刊，又刊《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一期）等文章，介绍了新发现的曹雪芹的“佚诗”“佚著”及有关曹雪芹的传记材料多种。近年来有些同志发表文章，如陈方同志《曹雪芹佚诗辨伪》（载《南京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陈毓黻、刘世德同志《曹雪芹佚著辨伪》（载一九七八年七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认为那些“佚诗”“佚著”并不是曹雪芹的作品，是出自后人的补作或伪托。笔者也认为那些新发现的曹雪芹的“佚诗”“佚著”和新的传记材料，其真实性、可靠性是可以怀疑的。即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清朝时期有关曹雪芹的传记材料，其中如敦敏、敦诚等人因是曹雪芹的好友，他们本人又有集子传世，故所述比较可靠，其余一些片断记载多半是耳食之言，可供参考而已。前几年发表的新的“佚诗”“佚著”或传记材料，一则不是原件，二又未曾详考并向诸者明白交代其来历，所以，其真实性、可靠性是值得讨论的。

目 次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小说引起的反响和有关记闻	(1)
第一节 《红楼梦》所引起的反响	(1)
第二节 关于小说作者的记闻	(10)
第三节 关于小说“本事”的记闻	(17)
第二章 脂砚斋的评论	(24)
第一节 脂评的概况和脂评的作者	(24)
第二节 脂评的内容和它的意义	(30)
第三节 脂评的局限性和糟粕	(36)
第三章 杂评家的评论(上)	(44)
第一节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	(44)
第二节 “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	(51)
第三节 裕瑞的《枣窗闲笔》	(59)
第四节 诸联的《红楼评梦》	(63)
第四章 杂评家的评论(下)	(71)
第一节 涂瀛的《论赞》和《问答》	(71)
第二节 江顺怡的《读红楼梦杂记》	(76)

第三节	“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说》·····	(80)
第四节	“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	(88)
第五节	沈谦、姜祺等人的诗歌及词赋·····	(94)
第五章	评点派的代表作·····	(102)
第一节	“护花主人”王雪香的评论·····	(103)
第二节	“太平闲人”张新之的评论·····	(109)
第三节	“大某山民”姚燮的评论·····	(117)
第四节	“耽墨子”哈斯宝的评论·····	(122)
第五节	评点派某些观点的来源及影响·····	(131)
第六章	索隐派的代表作·····	(136)
第一节	索隐派的兴起·····	(136)
第二节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	(139)
第三节	蔡子民的《石头记索隐》·····	(147)
第四节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	(154)
第五节	“索隐派”的荒谬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159)
第七章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其他·····	(164)
第一节	王国维论人生、艺术和“《红楼梦》 之精神”·····	(165)
第二节	王国维论《红楼梦》的美学和伦理学 的价值·····	(171)
第三节	王国维对“影射”说、“自传”说的批评·····	(175)
第四节	成之的《评红楼梦》和季新的 《红楼梦新评》·····	(180)
跋	·····	(190)
后记	·····	(192)

第一章 小说引起的反响 和有关记闻

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年间,忽地一声响雷,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升起了一颗灿烂的文学巨星,这就是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的著名长篇小说《红楼梦》。《红楼梦》的出现,不仅是当时小说界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这部小说一出现,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上各种人对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有种种不同的反映和评论。在这一章里,我们结合自乾隆年间至清末民初时期一些笔记传闻,扼要地讲述两方面情况,一是《红楼梦》出现以后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反响,一是当时人们对小说作者和小说内容的猜测和传闻。

第一节 《红楼梦》所引起的反响

保存下来的这个时期的若干片断的材料,颇为生动地记述了《红楼梦》流传的情况,以及它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从当时一些笔记、杂录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红楼梦》不仅在知识界广泛流传,而且上自宫廷帝后和贵族官僚,^①下至普通

百姓乃至小女子，都曾接触过这部小说。它的流传很广，反映也极强烈。许多人对之竭力赞美，也有一些人则对之痛加咒骂，但就连那些恶意咒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强烈的感人力量。

据记载，《红楼梦》（初名《石头记》）还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就已经流传得相当普遍。有人记述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又有人说：“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吴云《从心录题词》）；还有人说：“《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廖良语，见道光年间《文章游戏》初编卷六《红楼梦歌》后按语）。虽说是家喻户晓的书，但传播得最为普遍深入的，毕竟是在士大夫知识分子中间。

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对《红楼梦》颇多赞美之词。有的说：“《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杨恩寿《词余丛话》），有的说：“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赵之谦《章安杂说》稿本），如此等等。但这类评语，多半是三言两语的推许的话，对小说本身并未细加评析。当时一般文人对《红楼梦》的推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赞叹此书善于言情，一是称赞此书的艺术技巧。前者如云：“《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杨懋建《梦华琐簿》）；“此书立意高而奇，传情深而确，使天下不可无一，不能有二”（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后者如说：“《红楼梦》事迹本来平淡无奇”，“乃偏能细筋入骨，写照如生，笔力心思，无出其右”，“其事本无可迹，而一经妙手摹写，尽态极妍，令人愈看愈爱”（谢鸿申《答周同甫》）；“若论小说本色，则《红楼梦》其至矣”（邱炜蕙《续小说闲评》），竟至于说：“《红楼梦》彻首彻尾